



道德經白話淺釋 153

陳德陽前人 講述 陳樹旺點傳師 整理

（接上期）

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

真正的善行，不需要言辭來辯護；靠辯護來美化的行為，不一定是真正的善行。

「善者」是德之善。「德之善」是出自天性，合乎大道，而不自以為善。為善不欲人知，只在於切實地去行，而不需要用言辭去說明、去申辯。

真正的「善者」，是勤而行之，所以老子說：「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。」《道德經·聞道章第41》「辯」是在講理，而「善」是在實行。若僅以口舌自辯的人，反而不善於道，也就是信道不篤、行道不實，對於道的體驗是若存若亡的。

不善於道的人，往往流於強辯、虛偽馳辯，因此言辭的辯反而成了掩飾錯誤或作惡的工具。《道德經·觀微章》說：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。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」就是這個意思。

世人常說「真理愈辯愈明」，可是又有多少真理是靠辯而明的呢？雖然西洋的倫理學，把「善」之理分析得很清楚，可是那仍然是紙上談兵的觀念，與真正的「善」行無關。所以「善」在於行，而不在於辯。要靠辯來表達的「善」，已經不是真正的「善」了。

因此，老子說：「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」純陽呂祖說：「若學力淵深，聞見鴻博之士，沉默寡言，未嘗聞其矜持一語，是善者不辯也。」「矜才使氣，旁若無人，口若懸河，不可一世，所大言者，其所學也。言者津津有味，誇張

學力，以為世我惟一，若此者流，實不學無術耳。所以言『辯者不善』，不善，即不學也。」《淺註道德經》

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

真知「道」的人不博，因為天地間的真理只有一個，所以不必什麼都懂。知識廣博、似乎什麼都懂的人，並不一定有真知，因為他是捨本逐末的。

憨山大師認為：「道本無言，乃至約也。（聖人之學，由博返約）但了悟於心，可目擊而喻，妙契無言，自不容聲矣，何事於博哉？故曰：『知者不博』。時人不知出此，徒事多聞，增益知見，以博為知。其實不知多言數窮，故曰：『博者不知』。」、「殊不知以多歧亡羊，多方喪真，去道轉遠。」《老子道德經憨山註》

真知者，圓悟一心，與道合真，大智若愚，何止不博，乃似無知者。因此呂祖云：「神識敏捷之流，剔透玲瓏，以為廣博而多知，汲汲不可終日，以為無出其上，殊不知大智若愚，其博知嘗與天地相並，世之窮搜旁採者，奚足言哉！」《淺註道德經》

「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」，這裡的「知」是正面的意思，指的是「真知」。在《道德經》一書中，「真知」有兩個前提：一是知「道」，也即真正深切地了解「道」；二是行「道」，也即是切切實實地依照「道」而行。

就知「道」來說，「道」的本體是無形無象、難聞難見、不可捉摸的。但「道」的作用，在「一」（一以貫之）、在「無」（無生萬有），這是基本的原理，這個原理把握不住，而向外求知，只是一些片面知識的堆砌而已。因此知的愈

多，反而離「道」愈遠，這正是《道德經·天道章》所說的：「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」

「博者不知」，藉著《莊子·雜篇·天下》中描寫惠施的一段話，來解釋這一句是很貼切的。「惠施多方，其書五車（惠施的方術極多，他著的書可以裝滿五車）」，由此惠施可稱得上「博」了。然而「其道舛駁，其言也不中（可是他的道學駁雜不純，自相分裂；他的言論不中肯，不適合大道）」，顯然惠施不是真知，這正是《道德經》所說的「博者不知」。

再就行「道」來說，「博」是知識的累積，所謂「為學日益」，但為道卻在「日損」，損掉欲望。所以只知道累積知識的「博」，而不能消解由知識累積而成的執著，不能化知識為德行，便不是真知（將知識提升為妙智慧與道同行，才能算有真知）。

（續下期）

